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七十四

七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七十四

宋 吕祖謙 編

頌

廣農頌

夏竦

景德三年春正月庚戌詔頒農田敕于天下二月癸未詔郡國領勸農事崇化源而廣農業也臣聞聖人無土不王無民不君有土地則王業興有人民則君道立故先王之建國也土欲廣而不欲隙民欲衆而不欲墮謂

地之不闢非吾土也人之不農非吾民也乃為閭里室家以蓄其生為畎澮封畛以理其田為耒耜錢鎛以庀其器為歷象氣候以授其時立經制以御之設官司以教之均工商衡虞之稅正車馬甲兵之賦於是乎仁義禮樂有所加賞罰號令有所用三代通制建中經遠民以里居地以井受曁秦開阡陌農戰相乗漢制名田并兼不息舊章缺而仁政墜經界慢而訟競起沿革而下古之制度不可復矣其故何哉葢三季已還五代而上

有天下者或不知天下以地為基以農為本以食為源以教為器當其撥平禍亂經始四國則衽金革簡車馬計懐柔議聚斂賞勲舊治城邑暨邉陲既寧寓縣既平功業既成府庫既盈則思悉華夏以自奉驅億兆以從欲有患邉幅未闊威武未震則轉芻粟事夷狄有患歲月易逝容髪易朽則招方士求神仙有患登覽未逺行樂未極則增臺榭麗宫室有患嬪御未廣歌舞未工則漁聲色選伎藝有患校獵未快馳騁未捷則廣苑囿具

畢弋有恵廵幸未徧游賞未普則修馳道飛清蹕其閒自非負天啓神授之資有聖文靈武之德者則不能訓孫穡務儲衍捨派而趨源去末而從本致天下太康家給人足者哉我國家荷二聖基業用三王禮樂足食訓農克立治本吾皇龍飛春秋鼎盛勵精百度旁求黎獻謂守文艱如創業承平難如治亂深鑒前世専行王道羈縻四夷而重兵革漁獵賢雋而藏綱罟觀六藝虛臺館聽道德放聲樂功業之大則成康文景無或比隆河

山之遠則秦漢隋唐不能齊盛蕺麥流衍而紅腐玉帛
克牣而露積陛下尚宸居減麗御膳輟聲宵衣紫庭清
問多士舉三王之故實修八世之墜典以為撣循吏守
郡國撫百姓善則善矣而未專也於是授之使領設為
職司所以循名而責實也須憲令經田疇勸耕殖至則
至矣而未一也於是編其制度勒為科條所以建中而
示法也循名責實則官不曠建中示法則民不疑詔下
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踵可待不終日而爭訟息

未踰時而淳鹵闢凡九圍之內一歲之間衣食足而倉
廩實仁義行而刑罰措大哉炎宋功德陛下教化垂億
萬世與天無窮臣生逢聖明叨覩盛事謹昧死上廣農
頌其辭曰
皇哉惟聖躬提天柄億兆歸心三靈洽慶廣我田事
肇修稼政乃置官名乃頒號令號令維何分條建規
恩斯懋斯流冗攸歸官名維何啓職庀司訓之導之
播種惟時民曰勤止服田力穡晝爾于耕宵爾無斁

千耦偕飛百穀咸殖既埶淳鹵越經封洫官曰莅止
糾力勸能庤我錢鎛䟽我溝塍乃能灌溉爰相丘陵
汙萊以闢游惰用懲赫赫聖謨有作咸覩畎澮四溟
井疆九土沃野萬里縱橫其畝擁耒成林灑流降雨
陽春如膏原隰如鱗我稼既華六合生雲稻粱黍稷
萬井龍文同我婦子或耨或耘八月其穫乃登爾稼
滯穗棲原餘糧厭野盈溢京庾流衍方夏式歌且謡
土金同價百姓足矣君孰不足三百之同九年之畜

八蜡既通五禮咸穆藏財於民所寶惟穀君哉君哉樂事訓農炎帝之教后稷之功方我王度明而未融臣之頌之永矣無窮

大順頌　　晁迥

禮記禮運云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守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

肥也是謂大順愚讀書至此詳味乆之覩乎古先垂教條暢明備義取饒裕充盛目之曰肥若能偃風践迹各當其分順之至也無遠弗届浸漬浹洽薰然大同斯乃純被之化盡善盡美矣雖欲鋭意推演復何措辭區區至誠願陳萬一今但舉其全文而繫以襃讚者袛率道揚之志也頌曰

猗歟禮經孰窺僾域愚嘗究觀沛然有得肇自人倫及于家國遂滿天下具四表則是謂大順允臻其極

老生作頌奉揚景式

會聖宮頌　歐陽修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克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

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於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宫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賔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轂玉旅于闕庭納于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于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

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内
赓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
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
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
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
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
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
為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

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抑以龜筮所考湏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為平

外取客土鍜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峩穹崇莫京之東有山而崧箾崘道源滙流而淵

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王而喜欝欝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
造初于乇帝念先烈用攸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子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

廼以荆灼廼訊龜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宫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奠位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仙仙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
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藉田頌　　宋祁

皇帝再紀元之明年春二月率羣臣耕于東郊恤祀
祈豐年也前此詔書示有司曰自我太宗襲熈厥功德
神裕人宥命方國肖翹跂行亦莫不寧永惟土著之本
民夫之重乃躬籍田以倡農先震地房之湍眚導改政

之長樾柔嘉令芳於是乎𥄎肸蠁鹵莽滅裂於是乎複
敦庬穗滯秉遺見糧如坻我真考因其累盛重以明德
故能步師百萬狩醫閭見武節高世八九升安遼建元
封奉符隮祉以攄無極肆余承緒兹率厥典則爇蕭布
幣固有常所監農狎野厥存舊章惟一二執事率循而
樾明之方春作時百穀革始姑使斯人悦羽旄之美重
見漢官後嗣諗稼穡之艱不失夏物無贅聚儲峙無煩
勞供張趣合于禮劭吾農焉前期則修飭神壝按除膏

壤夷道如砥呼蹕塡街捎䕘獝以護野雞荆年以守燎阡陌繡錯原隰龍鱗蒸膏冒檝協風回春於是旄頭先馳屬車齊躅奔星舞於旗斿行月棲於羽箙壽厍注鎧肅給乎師營蒼虬范馭秋游乎天轡瓊鈒流景金根照塗帟幕周張紈綃綷縩既而㮚耒剡耜載保介之間先種後稑庬播植之器官分無誘事具不教天子乃以丙午之旦升華輅由太庭頳行山則衘枚無聲龍虎見象堪輿奔警岔閭闔切囿游乃彷徉乎曾城之外五精來

同七聖景從鑾聲佩節次于帷宫上既淳濯圭潔儲思淵默昧明乃𩔈大次欵嘉壇索先農以享之因太積以配之血毛幽全金石鏗訇躬接妥侑加祠官之一等禮重沿襲具祖宗之遺意爾乃降靈場儼朱紘物覩於聖天健其行星田彌望紺轅儲駕洪縻序進玉步有容三推成禮邇臣告備上曰朕志在敦本寵其強力可以勸何憚於勤遂推而進之有司以義固争幾十撥而後釋乃始弭節容與御夫觀耕之臺三公羣后班趍次搙靡

然從風邁五踰九大農灑種庶人終畝官師欣抃行士回旋于時都人熙熙駐望皇軒或歌于壤或擊于轅不圖叢雲之旦復見東户之年日華晏温天心馮豫奉斗極御應門翔雞樹竿墜鵠宣制大賚四海與之更始虧除咸辟存問高年振淹修墜平徭閣賦中外百執告至而策勳踐過三更以差而賜帛膏以鮮雨鼓之巽風不崇朝而周萬國先是群臣繹丕懿潤鴻名將琢之玉版納于金匱至是則回雕輿坐前殿震照儀矩𡬶受典冊皇

皇哉茲禮真帝世之希闊臣工之旦暮者歟儒臣學于舊史竊明載芟之詩向師之職在籍之誼有三說焉一典籍之常禮二籍履以親事三借民而治之所言雖殊要之敺天下之民棄末而歸本耳且古者謹察天廟申敕陽官田之不闢辟在司寇作為御廩鍾而藏之其故何哉以為奉薦粢盛非無良農不如親之愈也誰督耘耔非無猛制不若勸之善也夫祭莫大於備物物備而百神據之兵莫大於足食食足而四夷懷之人莫急於

豐財財豐而有生聚之是三物之濟否在此舉也且周
宣缺之戎軛其衰漢文用焉民阜其宜唐后勤止以豐
易饑洪惟太宗光廸于前陛下述宣于後皇矣同底於
道烝哉不隕其聲方且九扈勸民三事就緒儗儗其盛
陳陳相因糧餘可捷草殖弗輿民一于邦家萬斯箱遂
駕五帝軼三王耋甘實而攄馨香也敢作頌曰
倬彼鮮原帝籍于田匪籍其勤我為民先悠悠春旗
脉土于畿陽膏澤澤邁乎三推有壬有林亦莫不祗

我疆我里載耘載耔實苞實阜茀厥豐草田畯至喜
祈年伊早我穀用成我倉既盈我倉既盈我倉耽耽鍾于東南
其用伊何事神薦馨為酒為醴為粢為盛蒸之浮浮
釋之溲溲上帝居歆降福孔休降福伊何我民既蕃
室家溱溱三事不諼食足武奮震疊爾功蠻夷來同
罔不率從帝猷昭升式于九圍兢兢業業以綏萬幾
在豐念匱在飫思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明堂頌　　宋　祁

臣言春三月戊子制詔季秋有事于明堂臣以太常與
禮官博士詣垂拱殿議配享事即建言周有臣曰旦始
嚴父配天仲尼是之唐并諸儒説並祀六天帝不敢損
陛下幸訪有司請如古便四月乙丑詔若曰夫禮稱情
適文今議者言周唐則善至牽制所聞徧而不僾宋亦
一家讓不制作如來嗣何且事天不及地配父而遺祖
朕甚陋之水旱不時羣神與焉今頼天之力方内以治
朕能合饗天地以三聖侑報百神咸秩並修況祖宗郊

雩不為無比有司無諱以勞務稱朕意臣伏誦聖訓久
乃開曉以為前古所缺羣臣不逮陛下獨得於心其所
以事神訓人使萬世子孫無以加者至於作聲歌璪圭
邸帳᠎齋無文夜鼗弗嚴以竭恭至誠者尚數十物臣愚
且不能徧知若令詩頌不傳是陛下盛德神功不盡注
天下耳目聳動四夷聲隱乎無疆也謹撰成明堂頌一
篇辭淺義直可使戶曉壤翁轅童皆得塗謳臣昧死再
拜以聞頌曰

天有明命以聖付聖太祖太宗戡伐大定誰僭而王孰擅而土左披右攘罔不就緒厥角在廷四夷無侮
真考顯承受報收成休休厥寧震震厥聲七十而五號以大榮皇帝纂武有庇于下兵櫜不舐箙委而羽
一農之饑吾飼以哺一夫之寒吾煖以褚日寛租徭歲貸困庚協氣四薄順暘若雨原高隰下百穀膴膴
二十九載惟秋九月廼即大慶度筵度室寶宇罯顔震照多物置使有五悉詔輔弼既欵靈宮一享一祐

天兵桓桓羅列衛營有闒有斿龍斬螭衙耳耳其驅
雅雅于行旖旎連蜷風舞雲縈士若銜枚驂壯不鳴
吉日辛亥進祀于堂衣畫袞然環瑀瑲瑲六帝二祇
三后侑旁醴淳牲肥嘉罇鉅房芼醢果粢静潔芬香
骨熾胖升以廸厥嘗我鍾欽欽我舞俁俁天妥於坐
百靈來序奔精哆光曶霍曽寓山靈瀆怪顯幽馳騖
或旅諸墀或席諸廡有羶斯飫相惟辟公既敏而度
帝拜稽首柴煙上舉祝有嘏言皇帝受之産百斯祥

衷萬斯禧其蠱如山其積如茨皇帝曰咨朕不專有旦御端門百執奔走其赦天下新邦之舊賙乏之餘勞刮濯痕垢官賞兵賫金爵是富驛歡四海閭弗容晝天謂皇帝感實火德在孝宗祀惟極其還而功卹嗣千億而子而孫長有萬國天謂皇帝安我羣元投蚌斥蟘稼溢于壥癘訖疾攘人樂蹮蹮皇帝眉壽永錫萬年前祀三日區霜如閉皇帝既齋一夕而霽六幙掃除若壒迸彗天清地晏夜星騰晰皇帝小心恭與

虡并偏見神祇拜跪送迎久立於次須樂之成器必全玉牢不愛牲制為諸安以正和清夜鼓徹嚴敷致厥誠明明皇帝惟先訓是式惇咸懿親其磐如石存問齒耋容受讜直振淹登畯毋或失職惟慈惟仁不厲聲以色皇帝有言克己則興豐守吾儉尊捨吾矜雖日之升瞿瞿兢兢無不此或承

皇帝神武頌　　宋祁

或稱皇初之世不賞而勸不罰而懼豈簡册之彌文哉

議者云否彼固未識夫震耀之飭天威剛健之奮乾體
也粤若聖人制海内之命據天位之尊總秉權綱章叙
典憲不有威辟不足以震元憝不有變容不足以開至
聖用能消弭殄行嘉靖多方闡皇靈憲宗軌丕天之大
律一民之至權者已㠯宋在宥列聖繼統際天丕冒亘
地砥厲仆威揻以去煞襲道樞以訓儉恩裕洪暢容典
飭盡萬寳取足合袪於皇極百靈隤祉震動於珍物然
猶右賢左戚均攉布寵百辟箴闕内平而外成五細在

邊甾休而遞上防檢來患蠲滌多辟勤勤懇懇者非弭亂之謂歟然而善制未能無救有憂所以固國迺者先帝違俗羣邪濟凶寄朝家之威席鈞宰之貴倖尚方以制器狎神巫而締紱乃至易守帥以漸醜圖徙陵兆而投天隙拂戾蜚語恬有姦計遂欲包禍心以竊發執左道而干紀餌梟羮以未盡礪豺牙而密噬神靈震赫姦宄呈露輔臣建白醜黨震壞赤車具獄而來上凶竪伏質而前死允恭事敗先謂伏誅皇帝陛下深拱諒闇覽

照前典重當國之職慎退人之禮詔曰冡宰之任萬樞所係今丞相謂自底不令其上大司徒印綬於是三事旨執抗疏以請曰無將必誅列辟經制與衆共棄常苦無赦謂今所犯惡不可聞顧龔天刑以塞羣議帝曰朕不忍致于理其放於朱崖然後起跡䟽之臣明枉結之獄掊克之貨附上於官附離之黨肆赦一解漏鯨彗於綱目摧虎吻於市道浴白日以升景投紫蜺而霽氛惡草絕而善苗興清風翔而群陰伏人靈紓憤道路相趍

既而薦紳之徒相與喟然並稱曰前日末命徽梗孽臣

秉間潛搆不類陰傾時柄食椹靡化楮莠待滅陛下探

覩時變先斷宸慮倚文母之聖攬列辟之議廉考剿殄

介不終日末減澄洗蕩無餘災定寳業極南山之安㦰

渠魁易家人之名智不回慮惡未旋踵事已決矣昔滔

天殛而虞功劭流言放而周德奮觀闕誅而孔制列寳

瑟僵而漢基永皆撥亂之盛準長世之懿册所由來舊

矣是以烈祖二宗墾菑除害翦勺衆慝若彼之囍也太

后聖上建咸館萌祇遹先訓如此之備也宜乎勵無前之景鑠暢不殺之神武正春秋謹始之制釋洪範作咸之害開賜無疆之眉壽摛著不朽之尊名此其時矣葢

天子穆然初載取成抑定未遑論制作之事也下臣儓儗末品不足弦次新頌輒敢述輿人之詠簡康衢之侍亦擊轅圻揚之比爾其辭曰

真宗御天休息羣元委裘上仙茂功全兮皇帝纘務惟新百度尚文右武鴻基固兮尊竪柄臣矜權取勲

興妖放命託機神兮上公列辟協忠宣力摧兇殄惡
清君側兮曰恭曰謂衘刀投裔神武不殺退以禮兮
或附或離横貸敷施脅從罔治董之威兮氛開祲收
美澤雲游荷天鴻休德既優兮昭雪忠良興頌風翔
賔威舊章恤無疆兮

慶歷聖德頌　石介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
拜竦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

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勑除修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遡御史平諫官修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勑十三日勑又除襄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

之盡實為希闊殊尤曠絶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于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幸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黙無歌詩雅頌以播

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
天地奏于宗廟存于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
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為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
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煌照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
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
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竊擬於愈輒
作慶歷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
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煒爗照

于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戢
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
開閶闔躬攬賢英手鋤姦枿大聲渢渢震揺六合如乾
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蟄蠋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
吉初開皇帝感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
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
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

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秉
勢湯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闑
為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
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閧心酸汝不告之予晚
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
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
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
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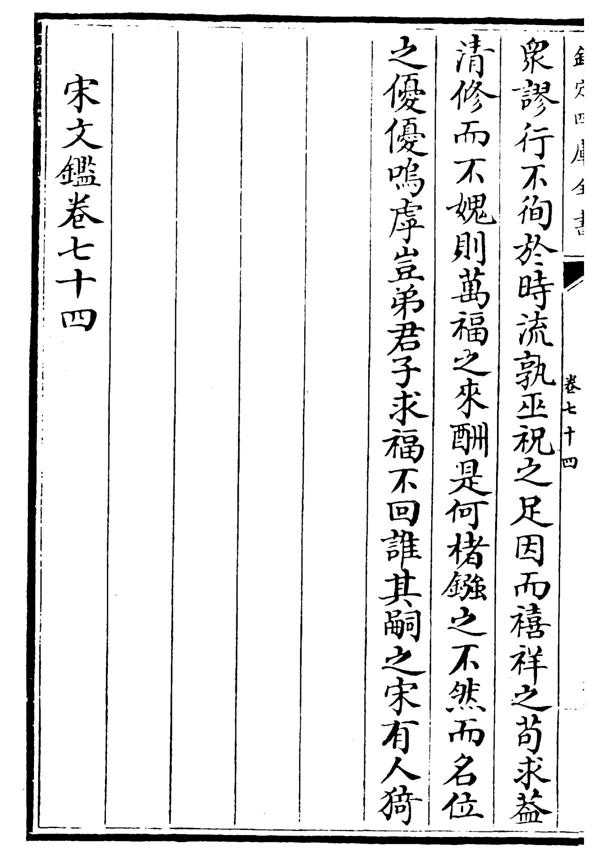
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覩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
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
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行汝來汝
實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
樞府兵政毋躐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礧豈視居
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行
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
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

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

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群下蹴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亟諸侯危慄墮王失爲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修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錢鄧州不燒楮鏹頌　　呂南公

嗚虖士誠知修耶内不欺諸已外不欺諸人可與修已已嗚虖士誠有立耶上不媿於天下不怍於地中不負於神可謂士君子已凡唯知修至於可立而不欺不媿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欺天地神明已豈又邮邮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惑稔慝自危則區區於禍福以壯其毒聞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多則假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䶂褚代馬而茀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起超於



衆謬行不徇於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禧祥之苟求益清修而不媿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鏹之不然而名位之優優鳴虖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

宋文鑑卷七十四

宋文鑑卷七十五

宋 吕祖謙 編

贊

擬富民侯傳贊

張詠

漢武晚年以丞相爲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噫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既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獮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簡儉以御之粤自桀作

瑶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闊其欲而下散其朿四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偽散朴衰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白不得息雉齒而趍驅焦勞力竭而饑凍繼之浮民姦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埋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加於

武皇事感窮侈四十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
為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
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
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末若五尺之
纜之要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末若一正其本之仁
也嗚呼末塗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
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富民
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賛以矯之賛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稀所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蚩蚩餓眊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俟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杜甫賛　　狄遵度

先生甫名其字子美其祖審言當景龍際以詩自名高視一世迨子美生其作愈偉少而不羈跌宕徙倚大章短篇純乎首尾詩派之別源遠乎哉波流沄沄乃自我

回蹲崑崙巔足亂四溟覶縷蛤蟖拘致鯤鯨蛻蜒委瑣巨細雜并一吸則已不圖其羸横放直出詭色互端排蕩摧戛措齒不安鬼求於陰神索于陽鉤搜錯莫色沮氣傷閃形撇影隱露藏敵殫變極態惟厥所指吾方瞪踞初不用意沃粹醇源植根塊土貫赫胥庭盤燧人圃經亘聯屬百億萬古芬醲雜襲纎細委墜哺啜蹈藉羣雅走死嗚呼子美之述吾能誦之子美之意吾能知之其所未聞其所未知蓋未得其云為

西漢三名儒賛

劉敞

余讀西漢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為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偽黄金亦減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與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為三賛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絶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

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葢有不明奚究奚

討主父掎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啓之懲違告休

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適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子政翼翼翼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克其德黄金之偽智

由信惑䲡䲡邪世身居困阨不為俗儒茍取拘拘略其

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

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

庶幾不忘

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覿恥為章句擬倣六經其文孔明隱隱磤磤實為雷霆世三不遷知命理神胡為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缺衆儒有言蓋天絶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徇耳目得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河間獻王贊　　司馬光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

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必薙滅先聖之道嚮絶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巖鐍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録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厥厥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幼為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裒姦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

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六藝其遂噎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

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頌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無為贊　　司馬光

為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迂叟以為不然作無為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静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

功則天為者敗之不如自然

晉蔡謨贊　　王回

晉自武帝酒色無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甚愷使美人行酒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綽秉醉竊卧崇妾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怒立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曰吾弟酒狂海內皆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邪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辭直乃止其後

渡江諸君家往往猶襲故態紀瞻為尚書置酒請王導等觀妓瞻愛妾能歌新聲左僕射護軍周顗秉酒於衆中挑之而不得有司劾顗荒酒失儀元帝特詔宥焉是時在位蓋不以淫醟為恥如此蔡謨獨好禮自勑嘗詣丞相導導方作伎設牀席謨不悦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禮自勑達於朝雖時淫暴不敢稍侵媟之人稱其家風云賛曰

古者牀笫之言不踰閫而賔主燕享所以觀禮樂講仁

義也烏有男女亡辨晝夜荒蠱群於禽獸而反以為樂與此屠餘所以知中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豈以風俗之敗非名亂之著者邪嗚呼迷哉而蔡氏出於其門獨能世學好禮達而不汙君子哉

嵇紹賛　王回

世皆以嵇紹死得其所褒之予固愛其人行於亂世不汙而能卒以忠為烈非其積累明于仁義孰能自信如

此耶吾獨怪康與晉實比為魏臣其誅也豈犯有司特晉方謀簒魏忌其賢而見圖故康誅而魏亦自亡若紹可為兼父與君之仇者也力不能報猶且避之天下顧臣其子孫而為之死豈不謬哉

畫賛　　李泰伯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予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為之辭云道之可行君子乃出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名以位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逸嗚呼

九馬圖贊　　蘇軾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奉毛師子二駿在馬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淚濕九泉北壯驪黄自以為至駁其一毛棄我千里號鬍是秉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二疏圖贊　　蘇軾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脱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一作淚下沾襟

偃松屏贊　　蘇軾

予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

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孼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南來畫寒松偃葢爲護首小屏爲之賛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竒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齾齾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賛

蘇軾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勅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

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竒為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竒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甞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閲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

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

吁嗟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貔效天驥立内朝八尺龍神超遥若將西燕昆瑶帝念民乃下招簫歸雲逝房妖

王元之畫像贊　蘇　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

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

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兖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賛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爱莫起之

王仲儀真賛　　蘇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葢功烈已著於時徳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㝡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

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揺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觧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葢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黠戎如此之捷乎熈寜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賛以遺其子犖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仁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劒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飛白贊　　蘇軾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隷也以為止此矣

既没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褭褭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葢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師子屏風賛　　蘇軾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

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賛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鬣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蹴喜見尾雖猛而和盖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嗁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管幼安畫賛

蘇轍

余自龍川以歸居潁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盖於三國得一

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歿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辨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

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絶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裘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

圍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罩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賛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畒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裘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蜕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王元之真賛　　黄庭堅

天錫王公佐我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四方來庭上稍宴衎公舍瓦石責君堯舜采芝商洛以切直去惟是文章許以獨步白髪還朝泣思軒轅雞犬毰毸群飛上天真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匣公挺其鋒龍怒鱗逆在廷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直叔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尚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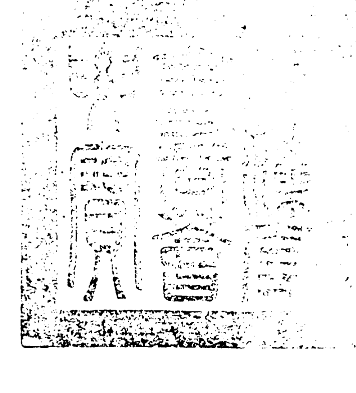
孔北海賛　　　　陳師道

世以曹操為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

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紹之目以為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徒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為英雄小遇鵝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

巒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公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謂英自勝之為彊

宋文鑑卷七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陶一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七十六

宋 吕祖謙 編

碑文

唐狄梁公碑文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髙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

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諸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

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

檢使奏毁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還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毁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勑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也相携哭于碑下齋三

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馬斯人也死
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
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
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
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
地如得尚方斬馬劒加於吾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
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
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史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𨺚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𨺚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

輸識者避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虗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廼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

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宫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

子天下之本本一揺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歳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

已而奏曰還宫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悦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齪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

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
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
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别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
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
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
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
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
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係之云商有三仁

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　宋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絶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

而已冰為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鬬鬬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嘯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娛悅神祝已傳蝦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湯慰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為三公漢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

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晚漢學㸚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象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饔醪薦之于前虔恭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𠓗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偪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年乃占學宮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

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廷疏窻以快顯壯閎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夷瓦密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宇間繪相如等于東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今學之盛莫若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其間皆配祠馬於是擇日告成于神揖而升籩斝果湆脯修紛羅而有容可以告虔趨而降罍罇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慁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靈妥於間寂故也噫自公之來

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鉅公踵相逮于朝先帝時巨猾再作亂弄庫兵爭劒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汚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喘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顧自子而古無俾壊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㸃刑獄使者凡三人賛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書𧰼於西廂列官里於石室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紱斯皇出有瑞節兮車騎羅石室孔甲兮人謂何新堂翼兮眈眈庭廣直兮序巖巖吏奉承兮不譁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兮憺兖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文潞公家廟碑　　司馬光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

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之數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陊廟制遂絶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群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於庶人慶歷元年

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膚心至意形于嘆息葢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

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
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
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辭無肯唱衆為之者獨平章事
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
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者
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
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
以藏家譜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

庖厨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為我叙其事欵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為氏與冀祖諱同至秦有丕生河東太守教教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為揚州刺史自韶以來

世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頻後魏末為太守頻曾孫顯儁以别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兖州刺史頻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為潁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早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為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頻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為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為御

史大夫括孫晦為太子賔客晦兄昕為義成節度使晫為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儁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寶鼎晦之從父昆弟晤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樾樾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沼曽祖考諱某仕後唐歴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歴崞太谷二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歸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

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為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殭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司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所譔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崇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為第

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欝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諼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鎔鈞克釐

克諧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嚚公往逍遥不日而消仁祖遘疾羣心震慄公入密勿四海清謐出殿方維為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悦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謡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為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諸遷于洛澥允樂兹土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劘是斷是斲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秩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予躬

是容人庳公堂公曰子康人隘公廷公曰子寧人勿子
隘維子孫是賴人勿子庳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子履
予視俾躬之為美匪目之為麗廟堂既闢四室有侐豢
牲孔碩尊黍及稷豆籩既滌掃灑既備旨酒既沛封牲
為饎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蝦來臻天錫公
祉強明壽愷帝錫公禄崇營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
帝匪公優公勲是醻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
式詒孫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澶州靈津廟碑

孫洙

熈寜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懐孟津浮梁又北注汲縣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日乙丑遂大決於曹村下埽先是積年稍背去吏惰不虞揵積不厚主者又多以護埽卒給它役在者十纔一二事失備豫不復可補塞隄南之地斗絶三丈水如覆盎破缶從空而下壬申澶淵以河絶流閛河既盡徙而南廣深莫測圻岸東匯于梁

山張澤濼然後派别為二一合南清河以入于淮一合北清河以入于海大川既盈小川皆潰積潦猥集鴻洞為一凡灉郡縣九十五而濮齊鄆徐四州為尤甚壞官亭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為田三十萬頃天子哀憫元元為之旰食初遣公府掾往俾之循視又遣御史往委之經制虛倉廩開府庫以振救之徙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過不使失職假官地予民使之耕而民不至於大轉徙質私牛於官貸之牛而牛不至於盡殺食其蠲除

約省勞來安集凡以除民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亡矣天子乃與公卿大議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南潰順水所趨築為隄河輸入淮海天子按圖書準地形覽山川視水勢以謂河所泛溢綿地數州其利與害可不熟計今乃欲捐置舊道創立新防棄已成而就難冀憚暫費而甘長勞夾大險絕地利使東土之民為魚鼈食謂百姓何國家之事固有費而不可省勞而不獲已者也天賛聖意聖與神謀詔以明年春作始

修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審功用計徒庸程畚築峙餱

鏹代薪石異時治河皆戶調健民多賤鬻貨産巧為逃

匿上慮人習舊常而胥動以浮言也先期戒轉運使明

諭所部告之以材出於公秋毫不以煩民然後民得安

堵矣物或闕供皆厚價和市材須徙運皆官給僦費唯

是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諸九路而以道里為之節

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其自行而聽使輸錢以雇夫

則衆雖費可不至於甚病而役雖勞可不至於甚疲矣

材既告備矣工既告聚矣明年立號元豐天子遣官以
牲玉祭于河而以閏正月丙戌首事方河盛決時廣六
百步既更冬春益侈十兩涘之間遂踰千步始於東西
鮝為隄以障水又於旁側閼為河以脫水䟽渠為雞距
以釃水横木為鋸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奏
功矣既左右隄殭而下方益傷矣初囚河深得一丈八
尺白水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悍甚薪且不屬士吏失色
主者多病置閘請調急夫盡徹諸埽之儲以佐其乏天

子不得已為調於旁近郡俾得蠲來歲春夫以紓民又以廣固壯城卒數千人往奔命悉發近埽積貯而又所蓄蒭食藁數十萬以赴之詔初責塞河吏於是人益竭作吏亦畢力俯瞰回淵重繩九埽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埽下湫流尚馱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為先是運使創立新意制為横埽之法以遏絶南流至是天子猶以為意屢出細札宣示方略加精致誠潛為公禱祥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

新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羣臣入賀告類郊廟勞饗官師遂大慶賜自督帥而下至于勤事小吏頒器幣各有差第功為三品各以次增秩馬濮齊鄆徐四州守臣以立隄救水城得不沒皆賜璽加奬吏卒自下揵至跋事而歸凡特支庫錢者四初天子閔徒之遘厲者連遣太醫十數輩往救治之以車載藥而行春尚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以臺笠人悅致力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其物故者厚以分卹其家逃亡者聽自出以貫編戶秉

急岀夫者蠲春傜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至
于隄合為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人
材以數計之為一千二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三十萬
隄百一十有四里詔名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歸功于
神也方天子憂埽於合未固永道内訌上下惴恐俄有
赤虵游於埽上吏置虵于盈祝而放之虵亡而河塞天
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而領于祠官曲加禮焉有
詔臣洙作為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迹漢唐而下河

決常在於曹衛之域而列聖以來泛濫淵爲尤數雖時異患殊而成功則一然必曠歲歷年竆力殫費而後僅有克濟固未有洪流横潰經費移徙不踰二年一舉而能塞者也何則孝武瓠子甚可患也考今所決適直其地而害又逾於此焉然宣房之塞逺逾三十年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從官咸使負薪作爲歌詩深自鬱悼其爲艱乆亦已甚矣視往揆今則知聖功博大閎逺古未有也嗚呼河之爲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

豈易然哉主吏誠能揆明詔規永圖不苟務栽費徑役
以日為功而使官無曠職卒無乏事繕治廢隄常若水
至庶幾河定民安無決溢之患矣臣洙既奉詔為廟金
石刻因得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
聖心而成是殊尤絕迹遂及治河曲折在官調度與夫
小大獻力內外協心概見其力使後世有考焉臣洙謹
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渾渾河源導自積石逆折而東久輒羨溢維古神禹行

水地中順則所適不為防庸降及戰國瀕齊趙魏陂障以流與水爭地釃為之渠利用灌溉水無所由因數為敗由漢迄今千三百歲出地而行患又滋大明明天子纘堯禹服恩均蠻貊澤潤草木丁巳孟秋淫雨漏河河徙而南千里濤波天子曰咨水實儆予勤民之力其得已乎申命郡司鳩材庀工上志先定庶言則同人樂輸費吏罔遺力聖誠感通河即順塞鉅野既瀦淮泗既道川無狂瀾民得烝𦋺東土其乂徐方復寧芒芒原隰既

夷且平水所漸地更為沃野人恣田牧施及牛馬三寧士女相與歌呼微我聖功人其為魚四郡守臣舞蹈上章微我聖功城其為隍帝釐山川魚獸咸若萬方歸之如水赴壑凡厥士吏迨及庶民其謹護視烝徒孔勤維是湯河作固京室在廷靡思聖獨前識九類攸叙六府允修丕冒日出覃被海陬歸惠爾神落此新廟春秋承祀以祈靈保臣洙作頌本原休功刻是樂石攄之無窮

宋文鑑卷七十六